

宰相 皇后

下

星无言◎著

君泓，我愿意，做你的妻子。
不是君王之后，而只是，一个男人的妻子。



宰相

皇后

下

星无言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宰相皇后·下/星无言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01-9228-4

I. ①宰… II. ①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2217号

责任编辑: 李国宏

责任校对: 庞琦 刘佳

策 划: 星小说工作室

宰相皇后·下

星无言 著

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1300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425千字

印 张: 30

印 数: 6000册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9228-4

定 价: 52.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厂退换



第三卷

当朝第一相

第四十八章 别了，师兄

不想哭，可是当眼泪要流出来的时候，紧闭的双眼又如何挡得住它的肆意奔流？叶落靠在风飞絮怀中，泣不成声。

她曾有过这样的奢望，那一日、那一夜，她在皑皑白雪中固执地等待着，等他出现，拉起她的手对她说：“落落，跟我走吧。”

如果那时他肯对她说这句话，那她闭上双眼捂住双耳，即便是背信弃义，离开家国故土也要与他远走天涯。

可是她所有的勇气和任性都在那等待中一点一点耗尽，时至今日，她如何能什么都不管地撒手离去？以前，还有爷爷挡在前面，而今，叶府、哥哥嫂嫂，以及将要出生的叶家下一代，都是她的责任，她再没有资格做回任性而自由的叶落。

这句话，她等待了许久，此刻等到，却不觉得幸福甜蜜，只觉得温热的心一点一点变冷。

来得太迟，迟到她已无人可托、无路可退；也或许来得太早，早于所有的事情解决之前。

“师兄……”可她终究是叶落，抹干眼泪后，她轻轻推开他，“崇兴京城外是否风光无限？”

风飞絮定定地看着她，她脸上泪痕未干，但她的眼神坚定，安静地与他对视。

他轻叹一声，“落落，你不相信我，我的心意你应该比谁都明白。”

叶落摇头，“师兄，我相信你对我的情意，可是……”她微微一笑，淡淡地释然，“我更明白，你还是花间国的一字并肩王。”

“落落……”

“师兄，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只是心疼你，心疼你当日明明想要拉住我的手，却为了不让我日后后悔，不让我左右为难而悄悄地把手背到身后，心疼你明知道此刻说出这句话会让我伤心，却为了避免日后我更加痛苦而说了出来。师兄，我懂的。”

风飞絮咬紧牙，眼前的女子爱他懂他至此，让他如何能不用一生去爱？

叶落扶着床柱站起来，挡住风飞絮想要搀扶的手，他已经不能再做她最安心的依靠，以后，她一个人要更坚强勇敢，才能走得完剩下的路。

她取下腰间的星月剑，手指慢慢抚过，想起当日遗下，后来无涯却送了回来。星月剑似乎感受到主人的悲伤，剑尖轻晃，发出阵阵悲鸣。

“落落？”风飞絮的声音有些不稳，却又压得极低极低，似乎怕惊动什么。

叶落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捧着剑举到他面前，“师兄，这把剑你带走吧。以后，再为它找个新的主人，我相信我的师兄一定会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幸福。”

风飞絮的手指微微发抖，一动不能动。

叶落的眼睛里波光盈盈，眼泪却始终不见掉下来。“师兄，师父曾经说过，苍雾山上习艺，却要在苍雾山下分出高低，我们各凭本事，各争天下，胜败是各自造化，不伤同门之谊。今日归还星月剑，他日我们战场相对，便不需要相互顾惜，我们各自努力，彼此不怨。

“师兄，你名满天下，能以你为对手，是我此生最大的骄傲；而我作为你的对手，师兄，你也不会太失望。”她笑得灿烂，“师兄，这是我们最好的结局。”

“落落，若有朝一日大势底定，你是否还是我的落落？”

“绝对不会是了。”叶落答得没有半点犹豫，“你的落落绝不会伤你分毫，是宁愿自己死也不想你受一点委屈的落落，而等此件事了，那时的叶落是否还能如此刻爱你爱得坦然无畏？师兄，你该知道，我从不轻易许诺，我一旦许诺就一定要做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未来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又如何能对你承诺未来？”

她上前一步，将星月雌剑放入风飞絮手中，然后后退一步站定，“别了，师兄。”

别了，星月剑！

从风飞絮那句话一出，她就知道自己早就预料到却一直不肯面对的局面，终于要到了。

她不想去问，为什么国与国之间不能和平共处，一定要彼此相争，但她心知天下有分便有合，也明白各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她不能苛求。她唯一能做的，便是解开彼此的束缚。

“落落，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离开？如果崇兴上下知道你竟是女儿之身，你届时又该如何？”

叶落低头看着地面，“师兄，你站着的这个地方，是我的家，是我无论漂泊何

方，累了的时候都想要回来的家，我希望无论何时我回家都能够坦坦荡荡，问心无愧。至于女儿之身……”她深吸了一口气，“我有先皇遗旨在手，不犯欺君之罪。而且你应该也知道了吧，叶星扬是我叶家府兵，我要影响朝堂，并不一定非要我出面不可。”

“你都已经想好了？即便与我为敌。”

“师兄，我别无选择。”

“君泓值得你为他如此做吗？与他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叶落垂下眼去，“不仅仅是为他。”

“我只想问，在你心里他值不值得？”

他值得吗？想起他挽高衣袖，任她放出两大碗血，想起他站在自己面前，坦诚他的爱意，想起他为她掉落的泪，叶落轻声道：“他是个真性情的皇帝，值得我追随。”

之后，风飞絮什么也没有说，转身离去。

叶落没有动，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出她的世界，直至他飘飞的衣角被挡在门后。

见房门一被打开，君泓一个箭步冲了过来，“王爷，他怎么样？”

风飞絮脸色有些苍白，看了挡在他前面的君泓好半天，眼神才慢慢聚焦起来，却只是看着他不说话。

君泓有些着急，连声音都变了，“他究竟怎么了，可还有治疗的办法？”

风飞絮勉强扯动嘴角，却怎么也扯不出平素里随便就可以挂在脸上的笑容，半晌，只得放弃，握了握拳头才道：“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你不是才倾天下，无所不能的风飞絮吗？”满腔希望被浇了冰水，君泓的脸立刻冷了下来，决定以后对这等盛名于世的人再也不相信了，徒有虚名而已，连个病都治不好。绕过风飞絮，他匆匆向房间内走去。

风飞絮转身，看着君泓步履匆匆地冲进屋内，眼里闪过一丝黯然。

落落，如果这是我和你最好的结局，那么君泓呢，你和他最好的结局是什么呢？

以风飞絮之势之才之貌，无论朝堂还是江湖，对他表达爱意的女子多如过江之鲫，他早看出君泓对待叶落的不同，哪里是什么同舟共济的君臣之义，明明就是情根深种的眷恋。

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叶落的珍贵和美好，所以他并不意外君泓的动心，让他心慌心痛的是落落的态度，她身边从来不乏仰慕之人，他从来都是一笑置之，可是这一次，他知道有些事，不同了。

宁展舒看着这一幕，笑得意味深长。

君泓冲进屋去后，吓着了。

就见叶落双手抱膝，光脚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门的方向，一看见他进来，眼泪

突然夺眶而出，一颗接一颗像是连着的珍珠，一串一串往下掉。

“叶知，你怎么了？”

可叶落只是望着门流泪，一句话也不说。

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的君泓慌得有些语无伦次，“叶知，你不要听风飞絮胡说，他是王爷又不是大夫，他说无药可救就肯定有药可治。叶知，你光着脚会冷，先上床去躺着好吗？”

叶落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

君泓在她身旁蹲下，“叶知，你不要害怕，我一定会找到人治好你的。”他顿了顿，实在有些束手无策，“叶知，你跟我说句话吧，或者，点个头？”

叶落依旧不言不语，全身上下有动作的，就只有那掉个不停的眼泪。

“叶知，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不要再哭了，别人会笑话你的。”她的眼泪掉得他心里像是被针扎一样，她掉一颗，他痛一下。

半天都得不到响应，君泓顾不得许多了，伸出手想把叶落抱回床上去。

可他的手才刚刚碰到她的身躯便被制止住了。

叶落轻轻拿开他的手，摇摇头，冲着他笑笑，“不用了，我自己下床的，我得自己走回去。”

她单手撑地，站起身来，向床走去。她作出的选择，便要她自己承担所有后果。

师兄天人似的人物，如果不再因她而有所束缚，心一旦自由，他一定更容易得到幸福。她在心里默默祝福着——

师兄，祝你心想事成，江山永固。

师兄，祝你得娇妻美眷，儿孙满堂。

她的眼泪，流到走到床边为止。

她躺上床去，拉高被子，满脸的泪水被棉被吸干。

君泓跟到床边，等她躺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问她，“叶知，你还在哭吗？”

“没有。”叶落拉开被子露出脸来，果然已经没有眼泪了。

他轻舒一口气，安慰她道：“叶知，你不会死的，我已经广发皇榜，为你寻访名医。”

“寻访名医？”叶落似乎想到什么，勉强笑了笑，“你还有钱吗？”

“还有。”他点头，“我是皇帝啊，你何曾听过皇帝没钱的？你不用担心，好好养病。”

“不需要养了，我明日便可上朝。”

“不行！”君泓差点没跳起来，“你得好好养病，不准去上朝。”

叶落安静地看着他，他握握拳冲她吼道，“我说不准，你听到没有？”

“君泓，你当了皇帝，就不要我辅佐了？”

“不是！”君泓急了，想对她发火，可是看见她脸上的倦容又硬生生把一口因为被冤枉而涌起的怒火咽回去，深呼吸了几次后才道：“叶知，我知道你才华洋溢，我刚登基，处处受到压制，更需要你在身边。”他不是愚蠢之人，自然清楚叶知的价值，也知道若有叶家相助，他会得到多大的助力，可是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叶知本身。

他在床边坐下，按住她放在被窝下的手，“叶知，我不是要你一时的辅佐，我要的，是你一生的陪伴，即使你只站在我身边，再不为朝廷政事出一份心力。比起你的计策谋略，我更需要的是你的心。”

叶落闭了闭眼睛，叹息，“君泓……”

君泓捂住她的嘴，突然笑了，“叶知，我们先不说这些，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失去了江山可以再抢回来，可是失去叶知，我要到哪里再找一个回来呢？我虽然是天子，却也不能到阎王殿去抢人的。”

叶落看着他一会儿，也弯了眼睛。

“叶知，你先睡会儿？”

她点了点头，君泓这才拿开手，“你闭上眼睛。”

叶落依言闭上，过了一会儿，均匀的呼吸声传来。君泓唇角弯起，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才轻手轻脚地走出去。

这一夜，有多少人彻夜不眠，有多少人辗转反侧，都跟叶落没关系。她沉沉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满身大汗，赶紧叫人备水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顿觉神清气爽。

“你这就好了？”简凡和风间影为她把完脉之后，看她的样子像是在观察怪物。

“怎么了？”叶落也跟着上上下下地打量自己，衣服穿得很整齐，没有什么不妥帖，伸手摸摸脸，难道脸上有脏东西？

简凡沉默着抱了药箱坐到一边去了，风间影怪叫道：“昨天还烧得差点说胡话，今天你就一点事都没有了？那么重的风寒，居然两天就好彻底了。”

叶落撇撇嘴，“一个风寒都要两天才能好，我都嫌慢了你嫌快，庸医！”一边说着，一边摇头晃脑地往厨房走去，“金叔，金叔！好吃的做好了没有？我现在饿得能吃下一头牛。”

“没有人在早上吃牛的，公子！”远远的，听到金叔的大嗓门传来。

风间影苦着脸转过头来看着简凡，“你家小姐刚才说风寒如果两天好不了就是庸医？”

简凡点头，“她是这样说的。”

“不懂医的人，咱们不跟她一般见识。走吧，我们也去吃早饭，晚了要被她抢光了。”风间影揽着简凡的肩，哥俩好地走了。

君泓以为他昨天一番话之后，叶知会安心地在家养病，哪知一上朝便看见她站在

文官阵列里朝他笑着，顿时心头火起。

因为生气了，所以当叶落奏请举行科举之事，梁略出来反对的时候，他硬是一声不吭，任叶落朝他使了多少个眼色，他全当看不见。

梁略以科举三年一次是常例为由，拒绝叶落新开科一举。叶落再说当今新皇登基，人才匮乏，可破例再行科举，他又开始哭穷。“叶大人，你有所不知，如今国库空虚，哪来银子拨给这次科举所需费用呢？”

叶落愣住，她是知道君泓没钱，可不知道会没钱到这种程度，狐疑的视线朝君泓扫去，君泓东看西看，就是不看她。

梁略继续哭穷，“就连这次两国来贺，户部也是东拼西凑方才勉强凑齐了银两。”

叶落收回视线，“国库穷成这样，户部尚书干什么吃的，不知道早上报早做准备吗？”

君泓听出来这话的意味，“陈铁？”

陈铁马上扑通跪倒在地，“皇上，实在是天灾人祸，不是臣能掌控的啊，请皇上明察。”

君泓“哼”了一声，“朕当然要明察。叶知，你身为大理寺卿，此事便交由你审查。”

“臣遵旨。那皇上科举今年再开科之事，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梁相刚才都说过国库空虚，无多余钱银安排科举之事了，对吧，梁爱卿？”

“皇上所言甚是。”梁略连忙应道。

“就因为没钱？”叶落反问。

“叶大人明知故问。”

“那就简单了。”叶落面朝君泓跪下，“皇上，臣自请暂代户部尚书之职，筹措科举所需费用，只要费用齐了，便准备开考之事。考试完毕之后，选择适用之人任命为户部尚书。”

梁略脸色阴沉得快要打雷了，他刚要开口反驳，叶落已一脸欢欣地看向他。

“梁相，钱银之事就不用担心了，这些事下官来安排就好。”

叶落所言，顿时堵得他一口气闷在胸口，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易惊鸿低下头去，微微笑了。

皇上与公子配合得天衣无缝，默契十足，当真是天生一对！

第四十九章 赌坊敛财

散朝之后，梁略一党是如何地跳脚还未可知，反正叶落知道，眼前的皇帝快要爆发了。

“叶知，你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昨天才说不准你上朝，你今天不仅上朝来，还要再当户部尚书，你嫌你自己命太长吗？”

叶落抱着茶喝了一口又一口，刚刚说太多话，有点渴了。

“叶知，你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我听见了。”

“那你为什么不回答？”

叶落把茶放回桌上，“要当你的户部尚书你舍不得？”

“你要什么我舍不得！”君泓咕咚了一句，小声道：“问题是你要有命在才行。”

叶落何等功力，当然是听得一清二楚了，当下抿了唇掩住笑意，“那就对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爱钱的，当户部尚书多好，天下最大的钱库就归我管，真是让人睡着都要笑醒啊。”

“叶知，户部掌管天下钱帛，实在是劳心劳力的苦差事，你要是喜欢钱，等以后国库充盈了，我宫里的钱都归你管可好？”

“你的钱归我管？”叶落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就算是他同意，他未来皇后能同意吗？算了，也不逗他了，“君泓，你知道比死亡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他拉下脸道：“我不喜欢听见死这个字。”

叶落笑了一下，“是等待死亡的过程。”

“叶知！”君泓站起身来。

“君泓，你先听我说，”叶落也站起来，“在你的江山未稳前，我不会死的，这是我的承诺。你不用担心我的身体，我自己的身子我最清楚，暂时还死不了，若是你这个不让我做，那个不让我做，让我变成一个废物，我没事可做，活着跟死了一样，也就死得很快了。”

“住口！”君泓脸色铁青，“好了，你要做什么便去做。”

“那就对了。”叶落拍手，笑容突然一收，“那么皇上，咱们来做正事吧。”

所谓无钱寸步难行，君泓要想真正掌控天下，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转。

她和君泓一连查了好几天的账，的确因连年歉收，又不断支出，国库是真的空了。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叶落将账本合上，揉了揉额角。

“哪里不对劲？我怎么不觉得。”面对叶落，君泓倒不耻下问。

叶落闭上眼睛，这种不对劲她也说不上来，只是一种感觉。“没钱了，当然感觉不对劲。”

君泓无奈地摇摇头，见过爱钱的，没见过爱得这么振振有词的。

“走吧，君泓，带你赚钱去。”

“赚钱？怎么赚？”

“跟着我走就知道了。”

半个时辰后，君泓扯着身上的粗布衣服，一头雾水地看着叶落，“你说能赚钱的地方……就是这里？”

前面，店招子上大大的一个“赌”字迎风飘扬。

叶落拉着他，一掀门帘走了进去，“对啊，就是这里。”

世上再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赚钱更快了，叶落使劲拖着很是不情愿的君泓，“你就别乱端架子了，都快招待不起人家两国来使了，而且还有一个国色天香的公主哦。”

君泓“哼”了一声，没理她。赌坊里人声鼎沸，他皱着眉头，再是不情愿还是任她拖向其中一张台子。

他以为只是来玩玩，但是看着叶落面前越堆越多的银子脸色有些难看。照这样下去，估计会搞得太轰动了。

堂堂皇帝，居然跑到赌坊赚钱，此事一旦被传出去，他简直是颜面扫地。想要离开，可看着叶落兴奋的大喊大叫的样子，他又忍住了没说话。

名声乃身外物，他安慰自己。

“大！”、“开，大！”……叶落每局必押，每押必中，而且是以面前所有的银子全部押上，开始只是几两银子，慢慢地变成几十两、几百两，直到君泓看见十几个打手装扮的人向他们围来。

“好了。”君泓连忙拉住叶落，“可以走了。”

叶落往旁边扫了几眼，“好，走吧。”手一摊，“外衣拿来。”

“什么？”

“不然怎么装银子？”

君泓认命地将一件衣服铺在桌面上，然后将所有银两挪到衣服上包好，他现在总算明白行前为什么叶知非要让他多带一件外衣了。

叶落甩着两条手臂，喜笑颜开地在前面走，君泓黑着脸，默默地背着银子跟在后头，走到一条小巷的时候，叶落的笑容淡了些，但脚步依旧没停。

“叶知。”君泓也发现了不对劲，跨前两步将她挡在身后，警戒地看着前方，“什么人？出来！”

“还能有什么人，当然是吉祥赌坊的人了，看来这吉祥可真不吉祥。”叶落笑道。

随着她话声一落，二十几个打手便从两边高墙上跃了下来，其中一名为首的哼了

一声，“既然阁下明白，也就不需要我们兄弟再费口舌了，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留下。”

“呵！”叶落躲在身材高大的君泓背后，意态悠闲，“怎么，在贵赌坊赢了钱就不让人走了？”

“你出老千。”

“是啊，我是出老千，你出我出大家出，这才公平，光准你们赌坊自己出，不准我出，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叶落对自己使了手段的事实坦承不讳。

为首的人一挥手，“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给我上！”

“韦崎！”君泓吼了一声。

接下来只听到砰砰几声，打手们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被人揪起丢在地上，一脚踩住了。

韦崎拍拍手，撇撇嘴，走过来看向叶落，“就这种货色，你还让我带了禁卫军？”

叶落笑笑，“当然还有其他用途，吉祥赌坊的人敢当街刺杀皇上，去查封了吧。”

走了几步，叶落又回过头来对韦崎补充了一句，“哦，对了，赌坊有多少钱，你亲自清点，之后告诉我一声。唉！户部终于要有第一笔进账了。”

韦崎头上三条黑线，这个暂代户部尚书也太不按牌理出牌了吧，他几乎已经可以预见，未来的国库一定会钱多得花也花不完。

“你就打算靠这个赚钱？”君泓压低声音问道，拉住显然心情很好正哼着歌四处乱逛的叶落。

叶落回头瞅瞅他，“怎么，你嫌不太光明？那种不规矩的赌坊不知道害了多少人，我是替天行道。”

“即便抄了那间赌坊也不过杯水车薪，而且太危险了。”

叶落笑而不语，径自背着手往前走去。

“叶知，你到底有什么想法？”看见她脸上笑容，君泓似乎有点明白了，估计这赌博不是单纯的赌博。

“啊！”叶落突然惊叫一声。

君泓吓了一跳，还没有来得及问话，便见叶落朝前方人群处飞奔而去，他紧跟着跑过去，看见她挤在一堆人里，高举着铜板嚷道——

“张师傅，最后一块烧饼是我的。”

他顿时无语。

可惜人家张老板没给她面子，等她挤到前面的时候，胖胖的烤饼师傅一抹脸上的汗，略带不好意思地说：“小叶，今天没了，明天请早。”

“张师傅，我明明都让你帮我留着了。”她哀怨地控诉。

“大家都是街坊，哪里留得住，明天早点来，一定给你一个。”

“骗人，每次都这样说。”叶落沮丧地挤出人群，垮着脸瞪了君泓一眼，“就怪你走得慢，烧饼都卖光了。”

君泓无奈道：“那我们明天早点来。”

“可是我现在肚子饿。”

“我请你吃好吃的。”

“好。”叶落抬起头，两眼放光，“我们去凤凰楼吧，好久没去了。”

君泓清咳一声，“走吧。”这结果八成也是某人早算计好的吧！

“叶公子！”两人才走几步，便听到有人喊道。

叶落飞快回头，就见无涯捧着两个热气腾腾的烧饼站在她身后，脸上挂着腼腆的笑，“我买了两个烧饼。”

“啊！无涯你最好了。”叶落两步并作一步地跑过来，接过他手里的烧饼，大口地嚼了起来。

她的眼里只看到烧饼，君泓却发觉街角茶楼二楼临街窗边白衣胜雪的风飞絮。

无涯看着叶落吃得津津有味，眼里带了笑意，“叶公子，旁边就有茶楼，要不要喝点茶水？”

“不用了。”拒绝的是君泓，他扯过叶落，“我们回去还有事。”

可怜叶落一手拿着饼，一手被君泓拖着，只来得及说一句，“无涯，改天见。”

无涯看着她被君泓拖着走得远了，才转身回茶楼。

他站到风飞絮身边，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知道，刚才的场景自家主子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用他再说些什么了。

风飞絮收回视线，有些怅然若失，过了好久，他才自言自语道：“就这样了吗？”

无涯低着头，说了一句，“王爷，刚刚小姐都没有朝这边看上一眼。”

风飞絮轻舒一口气。落落，你明知道我在，却不肯看我一眼，是不是代表着你还没有释怀？“无涯。”

“是。”

“你留下来吧。”

无涯猛地抬起眼来，风飞絮没有看他，“待在她身边，照顾她，如同过去我离开的时候你代替我照顾她一样。”

无涯再一次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尖，“她不会肯的。”

“如果是你，她会。”

“小姐不会肯的。”无涯只是重复着这一句。

风飞絮看向他，无涯握着剑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小姐正努力地走出王爷的阴影，所以她不会要我的。”

风飞絮转回视线，看向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脸上浮现淡淡苦涩，即使在共同成长的十年，他错过她这么多事吗？对她的了解甚至连无涯都比不上了吗？

“无涯，收拾东西，明天离开。”

“明天？”无涯有些震惊，显然这个决定是在他预料之外，“王爷，你不等到下个月吗？叶家大公子给你送过信的，如果你还要小姐的话，务必在那天出席。”

风飞絮轻轻摇了摇头，“她既然已经作了决定，即便是她的兄长也不能改变了。”

“王爷，你真的不试试吗？小姐很听她哥哥的话的，而且叶公子做这种安排，说不定另有深意。”他是真的着急，风华绝世的王爷配上蕙质兰心的小姐，是真正的天生一对，如果就此错过，未免太让人遗憾。

风飞絮站起身来，“不用了，国内情势刻不容缓。你今晚去叶府，若她肯留下你，你就待在她身边吧，告诉她，此后你就是她身边亲卫，跟我风飞絮再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她不肯留，你就回来，明早递上辞书，回国。”



风飞絮是打算走了，可是宁展舒未必作如此想。

叶落和君泓回到叶府时，便看见正等候着的宁展舒，还有靓丽无双的天香公主。

君泓一看见宁展舒，脸就黑了。

宁展舒见两人一同出现，愣了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起身与君泓见礼，待几人坐定，他这才道明来意。

“朕与展舒来此已有几日，还没机会见识京城美景，本来是打算找叶知带我们出去逛逛的。”

君泓一挥手，“让韦崎带你们去。”

宁展舒的笑容有些僵了，还想再说些什么，君泓却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国君，朕与叶知还有事要谈，如果你们改天还想再逛京城，直接进宫来，朕会安排对此城内了如指掌的官员作陪。”

宁展舒本来开头还有些犹豫，一看君泓这态度，估计也没什么机会跟叶知单独谈话，干脆也就直话直说了。“实不相瞒，朕找叶知是想跟他谈笔交易。”

“交易，什么交易？”问这话的是叶落，她对赚钱之类的事最感兴趣了。

宁展舒看了看君泓，“朕要你们叶家安排在我翼国的暗线。”

叶落眼神一凝，“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宁展舒笑了，“叶知你放心，朕无意追究。朕刚刚跟你说过了，这是一笔交易，你若肯给朕想要的，朕送上黄金十万两、一株极品灵芝，为表示诚意，朕再将天香公主赐婚于你。朕知道你已娶妻，朕也不会强人所难，天香公主做你的平妻便是。”

叶落抿嘴不言，公主什么的她是无福消受，黄金她当然喜欢，但也不足以打动她，唯一让她还有点动心的便是那株极品灵芝。

“叶知，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宁展舒问。

君泓插话道：“不行，叶知早发过誓绝不二娶。”

叶落点点头，“是的，我已经有了青月，绝无他想。”她转头向站在一旁伺候茶水的人道：“去把简凡叫来。”

在等待简凡到来的时间里，她看向宁展舒，“你要叶家暗线做什么？”

“贵国皇帝已在收拢权力，朕也要肃清国内反对势力，整顿朝纲了。”

叶落和君泓对看一眼，知道对方是要收回在礼亲王手中的兵权了。

简凡很快到来，叶落直接问他，“我的病，极品灵芝有效吗？”

简凡愣了愣，看了君泓和宁展舒几人一眼，没有说话。

叶落道：“没关系，说吧，我之前让你们去找过的，翼国的灵芝到底有没有效？”

简凡摇了摇头，“试过了，没用。”

“试过了？”一直沉默的宁展舒突然叫出声来，“你们说的，是不是我寝宫中无故消失的那一株？”翼国物产丰富，灵芝更是特产，但要称得上极品的只有收藏在皇宫中的两株。然而就在半年前，公主寝宫的那一株却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此刻一听简凡的话，她马上就联想起来。

简凡面无表情，叶落干干一笑，“那个……我们也就是好奇。”

好奇？好奇你们就摸进人家公主寝殿去偷东西？君泓抬头望了望房顶，一言不发，当没听到。

“好了，简凡，你回去吧。”叶落笑道，再看向宁展舒，“那个，国君，不好意思，你的东西我不感兴趣，这交易自然也无法成立了。”

“黄金二十万两。”宁展舒还不肯放弃。

叶落微笑，“千金不换。”

“不知可还有商量的余地？”

叶落心若明镜，“你要叶家的暗线，不过也就是为了查探礼亲王的动向。我不可能给你叶家的暗线，不过可以为你搜集消息。”

“你要什么？”

“黄金四十万两。”

“你？”宁展舒变了脸色。

叶落说得不疾不徐，“国君，这是笔交易，我开价而已，你可以拒绝。”

沉吟半晌之后，宁展舒咬牙道：“成交。”

叶落点头，“黄金二十万两订金，一月内要送达叶府，事成之后，再付另二十万两。作为诚意，我免费奉送你一则消息，贵国礼亲王已与花间国一字并肩王私下订了

协议，共同开采两国边境铁矿。”

“你是说丛乌山？”

“原来国君也知道。”

宁展舒沉下脸色，他当然知道，那座山属翼国兵部所有，是军队武器供应的主要来源。他站起身来，朝君泓拱拱手，“陛下，国内有要事，朕这就要起程回国了，就在此向你辞行吧。”

君泓也明白事态严重，还礼道：“那么就不留国君了，祝一路顺风。”

宁展舒走了之后，叶落才回过头来，打量了一会儿君泓的脸色开口道：“你知道宁展舒为什么会当着你的面说这件事情？”

君泓斜睨她一眼，“叶知，不用试探，你以后想知道什么直接问我就行了，我现在和你坐在同一条船上，你有势力也就代表是我的助力，我不会多想，你也不必想太多。”

他同样坐拥权力最高处，当然明白宁展舒的手段，他恐怕是想要借机让他对叶知心生忌惮，两人若产生隔阂，于他翼国应该有利吧，毕竟任何一个君王都不希望别国的势力深入到自己的国土，能削弱一点是一点。

可惜，宁展舒看错他和叶知了！

君泓弯起唇角，“我们现在是荣辱与共了。”

叶落懒得去理他的傻笑，坐直了身躯岔开话题，“你今天去赌坊有什么想法？”

“你赌技高超。”

“你以为我是单纯带你去赌钱的？”

难道不是？君泓聪明地选择不把自己的疑惑问出口。

叶落叹了一口气，“皇上，你记住了，要得到来自民间的消息，你得耳听六路，眼观八方。陈铁不是说各地连年歉收吗？各地呈上来的奏折也都口径一致，但今日在赌坊，听那些口音很多来自歉收之地。我们旁边那一群，身上有明显的花椒味，那是青阳的花椒，青阳花椒远销各国，如果真的歉收，定然将有限的资源送往利润更高的翼国，而不是送往价格有上限规定的京城，偏偏他们就送来了，只能说明青阳的花椒足够供应。另外，赌坊中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庄稼汉，手上都有硬茧，如果是家乡歉收，应该不会有这么多的农产品送往京城，还有闲心来赌坊。”

“你想说什么？”

“只能说明没有歉收。”

君泓阴沉着脸，拳头握得紧紧的。

叶落歪着头看他，“各地如果没有歉收，皇上，你打算怎么办呢？”

君泓站起身，“我知道了，我回去想想，你别担心。另外，你刚只吃了两个烧饼，还是再好好吃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

叶落看着他的背影出了门直至消失，扬了扬眉，喃喃道：“君泓，但愿你真的能

想出来该怎么办。”

第五十章 曾许诺

君泓走后，桑榆过来跟她禀报道：“小姐，无涯来了，在后院。”

叶落抬了抬眉，也不多问，跟在桑榆身后来到了后院。几乎是一看到无涯，她就猜到他要说什么了。

“你们明天就要走了？”

无涯也不诧异，他抱着剑，沉默地点了点头。

叶落笑笑，上前去拍拍他的肩，“别这个样子，都不像你了，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分开。下次你再来崇兴，我带你吃好吃的。”

无涯抿抿嘴，“下次就不一样了。”他抬起头来看看着叶落，眼神明亮，“小姐，我留下来吧。”

他的回答出乎叶落的意料，定定地看了无涯一会儿，她才道：“是他叫你来的？”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我自己也想留下来。”他知道，王爷定然也是不放心小姐的，他如果能陪在小姐身边，王爷定会安心得多。

“无涯。”叶落轻轻叹了一口气，“若有朝一日，师兄举剑朝向我，你是要帮我还是帮他？”

“王爷不会的。”无涯说得又快又急。

叶落却笑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会的，我们都知道，不是吗？”

她将手搭在无涯的肩上，紧紧地按住，“无涯，你不能留下，我不会让你处在那样两难的境地。你走吧，你们一起走，师兄也好，你也好，都与我彻底断绝所有过往，以后即便是拔刀相向，也不要有一丝的犹豫。这对我们彼此，都是最好的选择。”

“小姐……”无涯的眼眶红了。

叶落摇摇头，“无涯，你若不对我心狠，那么有可能我的剑上会溅上你兄弟的血，鬼手、冥阁、黑魅，都有可能。同样，如果我不对你心狠，那么很可能倒在你刀下的是我身边的风间、桑榆……若到那一日，我们爱恨交织，岂不是更痛苦？不如就像这样。走吧，趁我们还不用痛苦纠结的时候。”

无涯的眼睛一眨不眨，安静地看着她。

叶落退开一步，“走吧，无涯。”

但他还是没动。